



生肖·蛇

□郑劲松

关于名声,我只能比老鼠好点
相对于龙,我却能外形近似
我总和别的东西纠缠不清
比如蛇鼠一窝,把我想得很坏。
又如笔走龙蛇,赞扬某人的那一手好字。

柳宗元那篇著名的文章
把我和老虎对比,其实动物学家知道
我远不如人体之毒
不信咬我一口,我会立马红肿
而无人能治

连我的影子都让人害怕
其实那只是典故:弓箭在杯中的倒影
井里枯干的绳子也嫁祸于我十年
农户和我的那次著名的相遇
诞生一个成语。可我知道,恩将仇报
说的还是人类自身
又说我引诱夏娃与亚当偷吃禁果
其实,那只是果子的香气
引燃了他们体内的自己

单就曲线而言,我优美如音乐
不该把我和坏女人扯上关系,比如美女蛇
女人的细腰小肠是一种便于扭动的风骚。
都说蛇蝎心肠,其实我的液体
就像人的血液或者口水,有毒但毒不在我
我也渴望善良的爱情,如白蛇那样为爱报恩
甚至不惜决一死战而水漫金山
现在的人们更喜欢我的冷血和细腻的肉
在无与伦比的鲜汤里完成他们的目的
顺便实现我的价值

总之,我的好坏我的爱恨
都与我无关。我不在乎也没法在乎
我必须学会在寒冷中逃避
在时间中休眠。
当然,最好过了冬天也不要醒来
除非人类同样在美好的人性中复苏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博物馆)

上坟祭祖

□邹仁波

每年初一上坟祭祖
都是一茬思念破土
祭祖的队伍父亲永远是
走在最前面的竹

用思念燎红旺香
用感恩点燃红烛
用心和眼睛燃烧纸钱
作揖三叩首

火红的鞭炮声
纷飞的黑蝴蝶
心底浩荡的酸楚
被阳光刻入墓碑渗入泥土

父亲最先作揖叩首
每年弧度最大虔诚如素
排在后面长长的队伍
才是父亲最精彩的画框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种花种云

□孙子姍

请把花
交给会养花的人
摆进釉盆或种在园子
为她除去杂草
让她接受阳光
肥沃的泥和充足的水
生长吧
不惧坚硬的石阻挡奋进的根
无畏狂烈的风拉扯坚挺的茎

请让花
栖在赏花人那
将瓣修剪出棱角
傲立于瓷瓶
驱赶采蜜的蜂和驻脚的蝶
温湿的绒芯
随气流,游啊
花骨朵儿没有枯萎
扉页让她永生

请把云
栽入碧蓝无际的天空
远离震耳巨响
躲避疾驰利电
无风时
万里穹顶可自由懒散
有风时
舒卷着,跨遍河山山川

请让云
连成一片
任墨染尽,任雨涂改
若乌气层层盖不住白
密网穿不透柔韧的絮
浩浩的海
聚起来,还给云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送年

□刘成

先打个点心,说等锅里炖的腊猪脚炖了就可以开饭了。

我靠着枕头坐起来,披着厚棉衣,胸膛以下的身体都偎在暖和的铺盖下面,津津有味地吃起醪糟汤圆来。一旁的么姑接过床沿边上坐着的我父亲手里的空碗,细声地跟他商量:“哥哥,要不再歇一晚上,等今天过了元宵节明天再走。”

“不了,小娃儿都要开学了。早点回去,把耍野了的心收一哈。”我父亲斩钉截铁地回答。

我起床穿衣洗漱完毕,来到厨房的灶膛前,坐在小表姐递过来的一个小木凳上。她自己则坐在一堆干苞谷心堆上面。小表姐往灶膛里架柴,火光顿时照红了我们的脸。一大一小两口灶相连。小灶上的铩锅里正源源不断地冒着含了浓浓肉香的白气。大灶的铁锅里,么姑正在煎糍粑、炒糖肉。雾气弥漫着,又飘散开。么姑爷正一脸虔诚地给厨房正墙上的灶神上香,他壮硕的身体剪影在昏黄粗糙的土墙面上,被拉得好长。

吃过早饭,么姑送我们去大路上坐途经的客车。正月中旬晨光中的远山近水仍显得清淡枯瘦。追随我们脚步的,除了冷冷的山风,还有么姑依依不舍的眼神。每年春节结束,在送我们回家的路上,么姑都会伤心落泪。长大以后我才真正体会么姑的心情,那是她对我父亲深深的依恋。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爷奶早已作古。除了大姑和我父亲,么姑在娘家再无别的亲人。在么姑眼里,我的父亲,她的兄长,是她这世上的血脉至亲。这份血浓于水的亲情,后来么姑也自然而然地延续到我们身上。面对么姑的眼泪,我的父亲总是这样一句:“晓得‘有菊’哪儿那么好哭。”“有菊”是我么姑的名字。父亲当初的语气在我日后想来,尤显生硬、颇不耐烦,可能他也想用冷面掩饰自己内心同样的不舍?最后,等我们上车时,么姑才把自己背上背篓里的那只沉甸甸、鼓囊囊的尼龙口袋交给我父亲。等回到家我们打开来看,口袋里装满了腊肉、干鱼、鸡蛋和阴米。

母亲说过,正月十五就是送年。元宵节过后,春节才算真正结束,而新的一年也正式拉开序幕。大地春回,万象更新。

我的母亲开始了她周而复始的一年四季,一日三餐。我的父亲又开始按部就班,早八晚六。乡下的么姑他们也开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等待他们的是春秋收获,春华秋实。

而那个年少不知愁滋味的我呢,早在心里默默倒计时,还有三百多天,又可以过年了。

(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会员)

“平儿,该起床了。”

在母亲轻柔的呼唤声里,我睁开蒙眬的睡眼。

床头柜上的煤油灯忽闪着,母亲温润的脸庞近在咫尺,而父亲正在屋里有条不紊地整理行李。儿时的每个清晨,总是几度神游后的回归现实,初醒时自然有些魂不附体,所以赖床也是家常便饭。眼前颜色发灰的粗纱帐上影影绰绰,房间四壁布满烟尘,高高的房梁上稀稀拉拉地悬挂着一排腊肉。这让我多年以后午夜梦回的所在,是我么姑家老屋的偏房。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好几年春节我们家都是回乡下么姑家过的。那时我爸单位总要腊月二十六才正式放假,于是我们一家人便在腊月二十七这天兴冲冲地赶往么姑家,直到正月十五才回城。在乡下的十多天里,除去被老家其他亲戚请去吃饭外,剩余的时间都会在么姑家度过。那些年农村还没有彻底脱贫,而我么姑一家当时也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可是,面对我们一家人的到来,么姑全家人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每天每顿饭总想着倾其所有地招待我们。有个情景总让我日后感念:么姑会趁家里没其他外人时,变戏法地从斗柜里翻出一把花生或是一块冰糖,快速地塞进我的口袋,并示意我不要声张。

么姑家一般选在腊月二十八这天杀年猪。那头膘肥体壮的“二师兄”经过两名“杀猪匠”一上午的忙活,一番打气刨皮切割下来,当日晌午么姑会请满满两大桌人来家吃“杀猪饭”,酒桌上的人,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欢声笑语,好不热闹。待众人酒足饭饱离去,么姑收拾停当后又忙不迭地开始打豆腐、磨汤圆面。后来回想起那时候,总觉得么

姑家被油烟和柴火熏黑的厨房内外,一片热气腾腾,白雾弥漫。灶台和地面湿漉漉的,么姑瘦小的身体在雾气里手不停,脚不住地忙碌着。可即使忙得晕头转向,在那些山乡寒冷的冬日晨昏,么姑仍然会想起端来盛有柴火灰的烤火盆,放到我脚边。

腊月二十九,么姑家就忙着开始准备次日清早的团年饭了。腊月三十一大早,天刚蒙蒙亮,么姑爷的兄弟姊妹一大家族二十多个人会把几张方桌拼成一张大条桌,所有人围在一起吃团年饭。团年饭后我被老表们带着去赶场。么姑则留在家清洗团年饭时用过的堆积如山的碗筷。当我和老表们在场上看完电影回家时已是下午,老远就能望见么姑家山坡上的院子。青天白日下,我的父母正搭手,帮么姑把洗净的床单往两树间拉起的绳子上晾。她们三人说笑着,眉目舒展,岁月静好。正月初二亲戚间开始走动拜年,相互请吃“转转儿饭”,请客的主家必然盛情款待,被请的宾客也不会空手上门,那时送礼的标配是一包白糖、一包冰糖。

母亲以前常念叨:大人盼种田,细娃儿望过年。我问母亲为什么“大人盼种田”。母亲说,只有种田了,这一年才有收成,也才有盼头。至于“细娃儿望过年”,不用问我也知道。过年可以吃好的、穿新衣、收压岁钱。可像过年这样快乐无比的时光像是极不待见我似的,飞快地离我而去,直至消失得无影无踪。转眼就正月十五元宵节了。

母亲见床上的我迟迟未动,便催促道:快穿衣服,吃完早饭我们就去赶车回家。

这时,么姑用托盘端着几碗醪糟汤圆进屋,她笑意盈盈地让我们

南滨路的美人梅开了

□熊家林

南滨路的美人梅开了,开在春天里,开在鹅公岩长江大桥肚腹下,开在南滨路坎下那条景观步道旁,把南滨路染成一片姹紫嫣红。

大年初八,立春后的第三天,初春的南岸,头天还是大太阳,今天一片晴转阴,趁着阴好天气,小区六姐妹相约打卡鹅公岩长江大桥肚腹下南滨路坎脚正在盛开的美人梅,一百多米长那段景观步道两旁笑逐颜开的红梅花,扮靓了南滨路的春光美景。

9点30分,六姐妹来到帝景名苑公交站乘坐371路小中巴,10多分钟车程,抵达融侨半岛风临洲终点站,下车越过风临洲小区,来到风临路口,跨过红绿灯斑马线,下到南滨路

坎脚的景观步道,朝江滩公园漫步前行,放眼望去,雄伟壮观的鹅公岩环线地铁公交跨江姊妹大桥映入眼帘。

沿着景观步道穿越鹅公岩长江大桥肚腹,转个弯儿,上到南滨路半坡的景观步道。

景观步道两旁,酒杯粗、一两人高、一百多米长的那片美人梅开得正艳,好几波夕阳红洒落在景观道上,正在与迎春绽放的美人梅翩翩起舞,打卡拍照。

高耸入云的鹅公岩大桥跨江而过,环线地铁列车穿桥而过,鹅公岩公交大桥与身旁的鹅公岩环线地铁大桥,并排成一对跨越万里长江的姊妹桥;姊妹大桥跨江而过,姊妹双把把九龙半岛与融侨半岛连为一

体,连成一道飞渡九龙南岸的风景线,在肚腹下那片迎春盛开的美人梅点缀下,惊艳了游人的双眼。

初春的南岸好风光,南滨路坎下那片美人梅,茂盛的枝头挂满正在绽放的美人梅花,玫瑰红的花朵,把一百多米长的景观步道两旁染成一片春天里的花海,像撒满南滨的春姑娘,绽开一张张迷人的笑脸,把我们深深陶醉。

姐妹们迎着春光,撒落在景观道旁,撒落在美人梅间,与正在绽放的美人梅,留下一张张灿烂的笑脸。

美人梅花期很短,最长只有十来天,春游赏花快快来,下周一过,花就该凋谢了。

(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作协会员)